

以改革开放以来宁波舟山港的建设、发展、困境、图强进程为总体背景，抒写两代大港建设者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热血青春和动人往事，在“港、城、人”三者共生共荣的铺叙中将小人物奋斗史融入大时代发展史的工业题材舞剧《东方大港》，自上演以来便以其细腻、细致的家国情怀、人情温暖和强大、强劲的大国气象、东方气派赢得了业界好评。全剧在历史与当下的穿插叙述中，通过对浙港人向美、向善、敢拼、敢闯精神内核的深入挖掘，真实再现了以港口工人为代表的一代代中国人在党的领导下生生不息、顽强奋斗的崇高品格。同时，以主题鲜明、结构立体、脉络清晰、制作精良、立意高远的舞台呈现，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主题融会贯通到创作生产全过程，以艺术诠释“新质生产力”，开创了新时代现实主义工业题材舞剧的新样式。

——编者

精美地表现现代劳动生活

□ 欧阳逸冰

舞剧《东方大港》以改革开放以来宁波舟山港建设、发展、困境、图强进程为总体背景，抒写一群大港建设者的热血青春和动人往事，讲述改革开放下时代变迁和中国港口现代化发展发展的故事。该剧最成功最可贵之处在于，它用“艺术美”感人地表达了“劳动”这个人类生活的根本性主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生活即是美。劳动是生活美的核心。舞剧《东方大港》就是把生活的核心之美精彩地表达出来了。创作者选择了“劳动”这个非常困难的主题，还要将它以美的形式表达出来，让观众在审美的愉悦中，愈加深刻地认识我们的生活——沸腾、不断前进的生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何精美地表现劳动？那就必须从生活中找到具有典型意义的具象。舞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哑剧。因此，优秀的舞剧在舞台上的每一瞬间都是画面，每一瞬间都是造型，每一瞬间都

是雕塑，每一瞬间都是诗的意境。舞剧《东方大港》做到了，它的每一瞬间都用舞蹈造型，用融于音乐中的诗意画面表达创作者的心声，表达作为主人公的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工人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劳动事业的热爱和对劳动生活的赞美与歌颂。

那么典型的具象是什么？是象征着现代化港口和现代化工业劳动的集装箱。

编导从生活中提炼出集装箱为全剧形象的种子，这就使舞台的总体构思具有了统一的美、严谨的美与和谐的美。无论是劳动、生活、港口、家庭、理想、回顾、展望……全剧都以集装箱为总体造型，用长方形的集装箱不断变化，从二维的集装箱变成三维的集装箱，甚至衍化成多维空间。集装箱从单纯的运输工具变成了一个奇幻的魔盒，这盒里边所放射的光彩，无不是生活的光彩、艺术的光彩——这是有意识的浓

缩，把历史前进的过程提炼为一幅幅画面，像诗一样的画面，像油画一样展现在观众面前。比如，两代人劳动生活的对比，视觉空间的“蒙太奇”拼接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飞跃前进——

将过去与现在连接在一起，更显现出生活悠远的深度。舞台上有着丰富浓郁的生活气息，有着艰险急难的创造，有着美好甜蜜的爱情，有着宝贵家风的传承……主创巧妙地把一个家庭两代人的故事与一个港口两代人的创造融合在一起，有点有面，有全局有局部，有历史有个人，使整个舞剧浑厚而富有历史感与现代感。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音乐基本采用了复调结构，全剧的情节发展变化与之相互吻合，可以说整部舞剧的结构也用的是复调式，那就是劳动与爱情的融合叙事。爱情是攀附在劳动这棵大树上的美丽的鲜花——没有劳动，爱情从何谈起？只有劳动没有爱情，那也不是生



活。舞剧将欢乐与痛苦、前进与跌宕、梦想与现实、现在与未来编织在一起，两代人四个主人公的“复调”故事由此融合起来，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多变性和多向性。这样的勾连搭配才是生活。如果只写了成功，那是虚夸；只写了失败，那是自我否定、是低沉、是妄自菲薄。《东方大港》将这两者结合得很好，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

概言之，这是一部令人感到惊喜的作品。舞剧《东方大港》把生活表现得如此深刻，如此宏大，如此亮丽，它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是当代舞剧的重要收获。

（作者系国家一级编剧、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院长，戏剧评论家）

由王思思、钱鑫为总编导，宁波市演艺集团创作演出的《东方大港》，以舞剧的形式聚焦改革开放以来宁波舟山港建设与发展，讲述大港建设者在困境中奋发图强的壮阔历史进程和动人往事，为观众奉献出一部新意迭出、美轮美奂、引人入胜的舞剧艺术力作。

宁波舟山港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变迁，从原初的一地之港、区域之港，成为吞吐量第一的全国大港，它的壮阔崛起是当代中国阔步前进的一个缩影。为创作好该剧，主创们深入宁波舟山港区进行了深入采访。那里有波涛起伏的海洋、连绵不断的海岸、一艘艘万吨巨轮，以及一座座高大的塔吊，运输车辆川流不息，一切都在程序操控下无声而又有有条不紊地运行，看起来是那样的壮观和不可思议。创作者们经过对素材的消化吸收，对该剧主题立意、谋篇布局、剧作构想、人物设定的反复探讨与精心论证，该剧的创作意图逐渐确立，即作品要将视点对准那些普通的港口建设者们，把一个个具体的“人”作为舞剧着力抓取与张扬的灵魂，表现大港人的历史过往与奋斗历程，表现他们的家庭生活、情感世界与宏阔的精神境界和对未来的美好畅想。

走进剧场，台口矗立的“东方大港”几个红色大字立刻将观众带入属于大港特有的现代情境中。舞剧甫一开始，即以亮相的方式将剧中两代人、左、右演区的矩形演框中，则是“大港”人家中的日常生活；当“港”的n-Tos实验进行到关键时刻，灯火万家的日常再次出现。两次家庭场景均是在“港”和同伴的工作进行到最艰难或关键时刻出现，揭示出每一个“大港”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家”的支撑。“大港”的现代化离不开每一个“大港”人与家人共同的付出。

对于长于抒情而拙于叙事的舞剧来说，如何讲清楚复杂的情节线索？该剧的叙事策略是既按时间顺序推进，又辅以两代人生活与心理空间的交叉式、跳跃式叙事，同时插入回忆、梦境等进行闪回与补充，从而别具匠心地搭建起整个剧作机巧的故事架构。此外，在细微处进行承上启下的穿插、转换、衔接与提示，使整个剧作看起来自然流畅、跌宕起伏、章法井然。

n-Tos系统的研制过程是该剧表现的重点。剧作将叙事拉回到改革开放之初，在那个靠人力打夯、推车、运沙包的年代，以“海”为代表的前辈建设者们团结互助、奋勇争先。也正是从那时起，在宁波北仑港区，我国首座10万吨矿石中转码头打好了第一桩。第一代“海”和“鸥”的美好爱情也在这样的年代里产生和升华。到了“港”这一代人，他们承担起比前人更大的压力和更大的追求。剧中按照现代港口工人在工作环境和劳作特点，依托楼梯、阶梯、操作台等道具置景，对人物动作进行了“可舞性”的挖掘和设计，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群舞等多样化编排形成了富有律动变化与形式美感的舞蹈语汇。尤其是剧中的一段谈判场面，用谈判桌的旋转、倾斜、组合以及双方身体频繁地趋前退后、聚拢散开、跳上跳下，来象征谈判的艰难与激烈。刚健有力、青春勃发的形体动作表现出工人们群策群力、攻坚克难的决心和信心。然而，挫折与失败接踵而来，“港”的单人舞以及“海”和“鸥”的三人舞等，表达了人物内心的不甘与挣扎，也象征着民族工业走出困境所经历的坎坷与艰难。直到距n-Tos最终测

气势磅礴的大港之舞

□ 汪守德

试还剩12个钟头时，剧作用超现实的浪漫手法表现了“港”与父亲“海”在梦中的相见，“港”从中获得了精神动力，最终与众人成功研制出n-Tos系统，完成了这项了不起的成就，谱写了一曲大港人知难而进、百折不挠、艰苦创业的瑰丽壮歌。

在完成叙事的同时，充满抒情性的表达使该剧又有了炽热的情感温度。如在表现激烈谈判的时候，舞台上用五组母亲与父亲的造型，表现他们对下一代的希望与殷切关注。还有电梯间“港”和“湾”富于喜剧色彩的相逢也令人印象深刻。二人在那特定狭小空间由陌生到相识，编导为“湾”设计了换衣、脱鞋等既出乎意料又合情理的舞蹈动作，使双人舞的表演大胆而夸张，反映出当代青年的洒脱不羁。“海上明月”这场戏则颇为抒情。在“港”遭遇谈判不顺时，与“湾”来到了海边，舞台上的两人以剪影的表现形式进行心灵的交流，深情悠扬的音乐中，翻腾、跳跃、相拥、托举等舞蹈动作仿佛在告诉人们，困顿只是一时的，他们将不畏艰险、继续向前。

有意思的是，这一月下的交流又是在母亲“鸥”的凝视之下的，这使她想起了自己与“海”当年恋爱的美好时光。记忆中的那个暴风雨之夜，“海”为保护港口，在与工友们同铺天盖地的暴雨搏斗时牺牲。风息雨止，妻子们齐聚一处等待着男人们的归来，深情、悲伤的音乐与舞姿却抒发着“鸥”内心的急切与沉重。当一个个疲惫的身影终于出现，却唯有“海”没有回来。人们纷纷围拢过来，无声地安慰着“鸥”。这时，一个工友走向她，悲痛万分地把“海”的遗物递给她。剧作在此进行的抒情表达，饱含着催人泪下的强大艺术感染力。

剧作尾声，于超现实中相聚的一家两代人坐在岸边，深情眺望一艘艘从舟山港出发的巨轮缓缓远去。仿佛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大港人的历史与现实、希冀与奋斗、汗水和荣耀的承载，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和重量，正在令人牵肠挂肚地驶向远方。这一伴随着如泣如诉的音乐响起，让人沉浸在绵远悠长的无尽思绪之中，其抒情性意蕴可谓达到了极致。

纵观全剧，《东方大港》通过“港、城、人”三者紧密有机的结合，使剧作的叙事在多个年代间灵动自如地穿插跳跃，将普通人的奋斗史融入伟大时代，在展现“东方大港”历史发展进程的同时，展现了一部大气磅礴、气象万千的大港之舞。该剧编导从不同工种的工作形态中感受、发现和捕捉适合舞剧表现的丰富元素，再进行加工和重组，使之既有坚实的生活依托，又实现了艺术化的提炼创造。特别是对港口室内操作环境和形式形式的模拟，需要进行既合乎工人动作特征又具有表现力和新意的舞蹈编排，使之既符合生活本身，又能获得观众认可和接受。也正是这些真正源自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创意性的舞蹈，给该剧的舞台表现注入了新的血液，使之显示出新的风貌和样态。同时，具有强烈时代感和科技感的舞美与令人荡气回肠和赏心悦目的舞蹈交织在一起，让全剧以一种高级的质感和令人目眩的艺术效果，呈现出导演所刻意追求的“壮观而轻盈的工业美学”。

（作者系原总政艺术局局长）



工业题材的动人表达

□ 游喙之

“工业、科技、大港”，初看到这几个字，估计谁都想不到将它与一部当代时尚的原创新剧作品关联起来。然而，工业题材舞剧《东方大港》就给我们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惊喜。该剧讲述了宁波“大港”的两代人探索创新、自主研发，终于实现了千万级大型集装箱码头的现代化运行的故事。全剧以当代大港工人“港”的母亲“鸥”为线家人物，通过回忆、倒叙等手法，将她的“今天”和“昨天”有机衔接起来。全剧分为四幕，每幕都有一个戏剧焦点，或由“今天”引出“昨天”，或由“昨天”激励“今天”。在剧情的发展推进中，“今天”的晚辈在“昨天”先辈精神的引领下前行，体现出“大港”现代化事业发展的代际传承。

正如剧名一样，该剧有着史诗般的宏大气质，而呈现在舞台上的却是一个个体的人。“港”“湾”“海”“鸥”，既是个体，也是群体的代表。从编剧的角度，有了具体的人才会生发具体的情感，有了具体的情感，才能避免脸谱化与口号式的概念塑造，让人物真实鲜活。正是因为以“情”贯穿始终，才会使该剧更接地气更动人。

该剧在情感表达上十分细腻，可谓丝丝入扣。如暴风雨夜，“海”和工友们奔赴“大港”抢险不幸牺牲，“鸥”与其他工友的妻子们一起守望在大海边祈祷盼望爱人平安归来。长方体的矩形框架由演员推动着慢慢旋转，表现妻子们忐忑不安、焦虑无措的心境……一个男人回来了，接着又一个回来了……再有两个、三个都回来了，男人们回来的节奏被安排得疏密有致，而妻子们看到丈夫平安归来的表现也各不相同。但不同

的表现表达的又是同样惊喜无比、“失而复得”的情感。只有“鸥”等来的是“海”的安全帽，十几对团圆的夫妻和形单影只的“鸥”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情感冲击让人热泪盈眶。

再如，当“港”的n-Tos实验即将成功时，父亲“海”走入“港”的梦中。“港”是“海”的遗孀，他对父亲所有的印象就是那张挂在墙上的父母参加集体婚礼时与众人的合影。梦中的父亲那么年轻，穿着胸前印有“中国”字样的红色运动衫，而此时的“港”从形态上也是与父亲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在看到父亲的那一刻，他像所有调皮的男孩子一样，对着父亲撒娇，“猴”到父亲背上，将微缩的集装箱模型当作小汽车一样在父亲的肩背上滑动，向父亲展示自己的肱二头肌、和父亲比赛掰手腕……然而，当“港”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时，他跌坐在椅子上伤心地失声痛哭，让每一位观众都感到了他的心痛和遗憾。

戏剧情节要打动观众，需要充分的情感、情绪的铺垫、叠加与对比。“海”与“鸥”从一开始的工地初识，到小树林里的约会相爱，再到骑着自行车举办集体婚礼，满满都是欢乐与温馨。“海”的突然牺牲却打碎了剧中人的幸福憧憬与观众的美好期待。同样，“港”在梦中与父亲相聚，观众自然会联想到“海”的牺牲、“鸥”的悲伤、“港”的孤独。这些重要情节通过精心编排的舞段展现出来时，就很容易引发观众的强烈共情。

该剧的舞段编排注重情绪、情感的抑扬顿挫、起承转合。无论轻松、沉闷

还是欢乐、悲伤，通常一两段舞蹈之后便会适时反转，避免同一种情绪的无限延续，让观众始终对后续剧情充满期待。另外，编导还特别重视戏剧的逻辑性及思维的缜密性，通过前后呼应的方式揭示事件的关联、人物的成长。比如在中外双方谈判的时候，居中的谈判区背景是多媒体制作的城市夜景，而上、左、右演区的矩形演框中，则是“大港”人家中的日常生活；当“港”的n-Tos实验进行到关键时刻，灯火万家的日常再次出现。两次家庭场景均是在“港”和同伴的工作进行到最艰难或关键时刻出现，揭示出每一个“大港”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家”的支撑。“大港”的现代化离不开每一个“大港”人与家人共同的付出。

舞剧的灵魂是舞蹈，该剧充分使用舞美、灯光、多媒体等手段，使它们共同成为戏剧舞蹈语汇的一部分。剧中，“月光之舞”是表现得非常浪漫的一段戏。当谈判陷入僵局时，大海边的“港”无比失落，“湾”来到“港”身边，将射灯投向幕后形成一轮明月，在深沉的音乐旋律中，“港”与“湾”深情共舞，互相安慰鼓励。此时，母亲“鸥”出现，她慈爱地看着孩子们，走到射灯旁将灯光慢慢移动，“月光”便停留在舞台左外侧的墙上，“港”与“湾”相互依偎，用手比出的心清晰地映在“明月”上……“港”带着“湾”离开后，“鸥”凝视着明月，上面出现了“海”高大的身影，而这—投影是通过舞美的精心编排，在观众的视觉盲区里完成的，有着出人意料的神秘浪漫的艺术效果。

一部舞剧能否讲清楚戏剧故事，塑

造出鲜活的戏剧人物、准确传递人情情感，舞蹈的编排和最终的综合表现是关键。该剧在舞蹈风格上没有局限为单一的某一种形态，而是将“民族”“芭蕾”“现代”等多种舞蹈语汇进行融合，实现了既丰富又开阔的表现风格与审美视域。宁波市演艺集团的演员以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艺术表现力对剧作进行了诠释。饰演“海”的王政与饰演“港”的夏天，舞台表现富有激情，情感饱满。两位女主人公，饰演“湾”的王艺涵轻盈灵动、青春热情；饰演母亲“鸥”的刘思雨因为角色年龄跨度大，她的表演难度更大，但是演员很好地把握了人物在不同状态下的神态、姿态、心理，成功完成了角色的塑造。

作曲王喆与王思思和钱鑫二位编导已多次合作，可以感受到他们艺术理念上的默契统一。该剧由罗轶臻担任文学顾问，马凌担任编剧，文本为该剧的创作在文学性和思想性上打下了良好基础；刘科栋的舞美设计、周正平的灯光设计、阳东霖的服装设计、胡天骥的多媒体设计、王岩的造型设计等，也都成为了整体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好作品离不开配合默契的创作团队和不断的打磨提升，《东方大港》从一个好题材中提炼出一个好故事，对开拓现实题材的创作思路具有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而作品中展现的奋进、向上、蓬勃、青春的精神气韵，无疑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真实写照。

（作者系上海歌剧院艺术创作部主任，《歌剧》杂志执行主编，剧作家、文艺评论家）